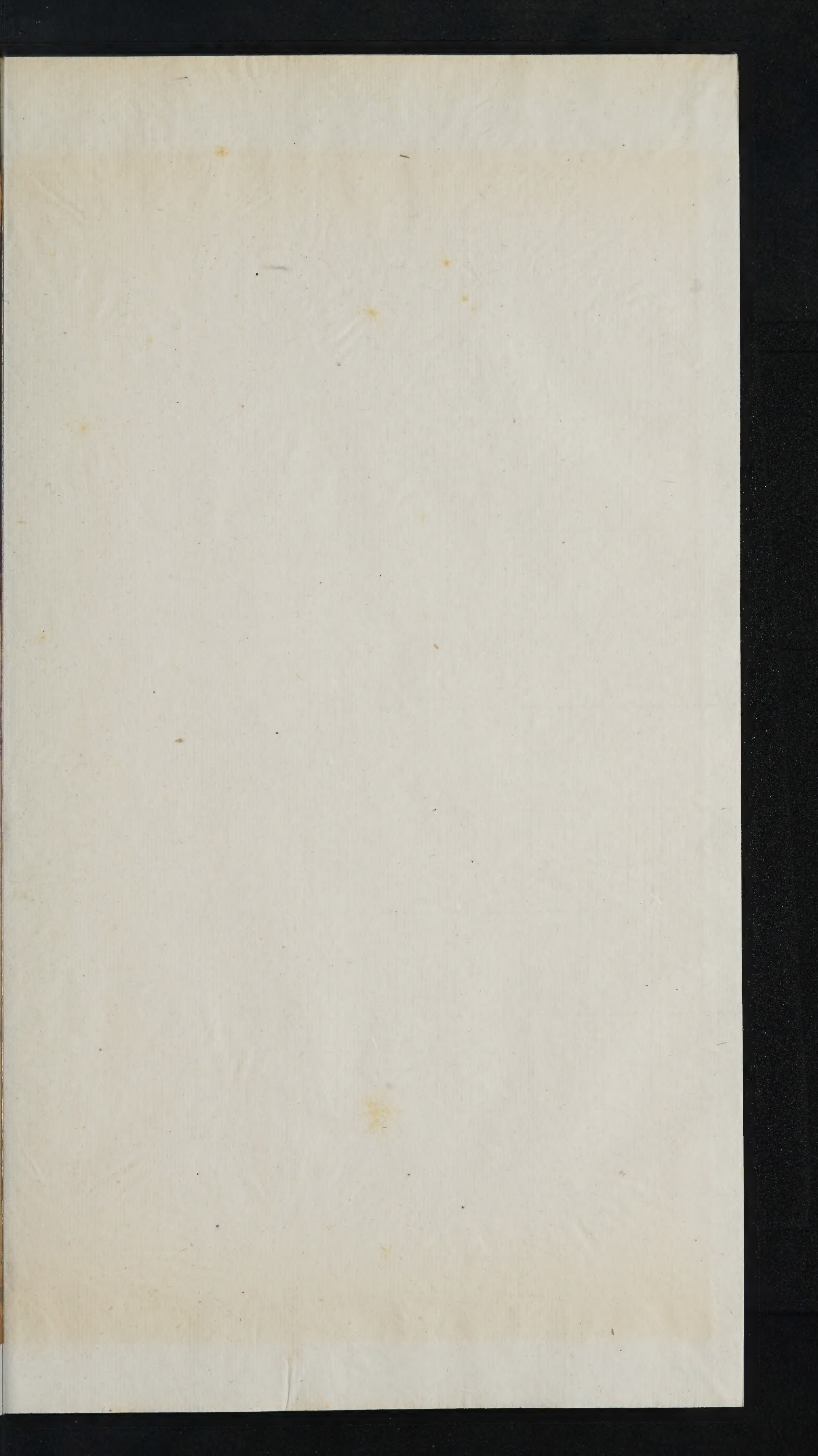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五

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題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喘息飡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并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牕外曉池水階下明忽耽笙歌樂頗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攜凌太清

（齊賢曰）荆山記隨地有厲鄉村有厲山山下有穴是神農所出穴也穴口方一步容數十人穴口石上有

神農廟厲鄉西有壍兩重壍上西有地謂神農宅中有九井汲一井則八井動太白于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演序云吾與烟子元演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續神仙傳云司馬承禎字子微名在丹臺吳兢樂府解題曰步虛道家所唱備言縹緲輕舉之美抱朴子曰金液太一所服而仙者泰清天也（士贇曰）漢賈山至言曰風行俗成東方朔曰天下望風成俗玉京山名見前顏延年山明望松雪莊子曰古之所謂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謝朓詩志俠輕軒冕鮑照詩幽客時結侶提攜遊三山淮南子曰其所居神者臺簡以遊太清

題元丹丘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齊賢曰〕東山事見前謝鯤傳明帝在東宮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孫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楊雄解嘲曰庸夫高枕而有餘〔士贇曰〕漢班嗣書曰夫嚴子者漁釣于一人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于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于嘗廢丘壑繫辭聖人以此洗心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

丹丘家于潁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峰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雲岩映鬱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此作

仙遊渡潁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羣

卜地初晦跡興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
遥逼汝海月不隔嵩丘雲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
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益願狎青鳥拂衣棲江濆
(齊賢曰)郭璞有遊仙詩晉書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七發曰北望汝海(士贇曰)詩云之子于歸晉列女傳贊清芬靡忒左傳叔向拂衣從之鮑照詩回風起江濆

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絶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
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
吳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湖平見沙汭

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

惜此林下興愴爲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寂滅

(齊賢曰)南兗州記曰瓜步五里有瓜步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大百里至此垳側其勢稍衰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海賦云錦散文于沙汭之際項籍傳其季父項梁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魏氏春秋嵇康居河内之山陽縣與河内向秀相友善遊于竹林思舊賦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故顏延年何常侍詩云流連河東遊惻愴山陽賦曹植七哀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士贇曰)陸機詩芳樹發華顛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毛詩芾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佛偈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洗脚亭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傍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牀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成行（士贇曰）左傳引頌西望江淹賦送君南浦晉樂府羅列自成行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齊賢曰）輿地志秣陵縣新亭隴有望遠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士贇曰）陸機詩搴芳傷客心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此亭蓋齊朝南苑又是陸機故宅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

樹色老（一作秀）荒苑泄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

平原掃地青玉簟爲余置金尊醉罷（一作後）欲歸去花

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囂煩（齊賢曰）羲之好鵝子猷好竹二事並見前晉書陸機入洛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太史謝靈運詩淸醑滿金樽（士贇曰）潘岳詩珥筆華軒王景玄詩長想憑華軒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

嵓信頻及許爲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

返欲便舉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贈

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沉懷丹丘志沖賞歸寂寞揭來遊閩荒捫涉窮禹鑿貪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憑雷躡天窻弄影憇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

〔齊賢曰〕楚詞仍羽人於丹丘唐閩州長樂郡開元十三年更名福州治閩縣即西漢閩粵王閩中郡之地瀕海荒服故曰閩荒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廬霍山隸江州霍山即舒之鎮見前謝靈運詩息心廬霍期恒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士贇曰〕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道德之質也劉向七言揭來歸耕永自疎水經砥柱山禹鑿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吳都賦　山岳之岊魯靈光殿賦曰　天窻綺疎

三山曠幽期四岳聊所托故人契嵩潁

高義炳丹雘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峰壑自矜林湍好

不羨朝市樂偶與眞意幷頓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

吾亦採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

從此鍊金藥（齊賢曰三山三神山也四岳謂恒華泰衡也嵩潁嵩丘潁水梓材曰惟其塗丹雘王康琚詩大隱隱朝市江淹詩畫作秦玉女乘鸞向烟霧士贇曰史記虢君出見扁鵲于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太玄經曰孝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峰陶潛詩此還有眞意江淹詩鍊藥矚虛幌說文曰鍊化金也）

、題江夏修靜寺（此寺是李北海舊宅）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

書帶留青草琴堂一作臺冪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齊賢曰李邕字泰和出爲北海太守天寶中爲吉溫所陷而殺之于郡代宗贈秘書監國史異纂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細葉士人謂之玉樹楊雄賦翠玉樹之青葱漢書光武側席幽人三齊記云鄭康成常居城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長久許堅韌異常時人名爲書帶草宓子賤爲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以縣聽事爲琴堂冪莫狄切覆也趙鞅謂陽虎曰種桃李夏得其陰秋得其實士贇曰謝靈運詩空庭來鳥雀易幽人貞吉

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 并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按圖史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

出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憩于夏侯廻之堂開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 李白 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 高霽 積雪曜陰壑飛流歘陽崖 韋權輿權 一作曜 青熒玉樹色縹緲羽人家 李白（士贇曰）老子云道生一王弼注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爲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則物由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天台賦運自然之妙有西都賦碝碱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銑白青熒光也玉樹

見前楚詞仍羽人於丹丘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久照心益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卻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齊賢曰九域志宛陵隸宣州沈休文有新安江水至清淺見底詩嚴陵瀨見前士贇曰史曹參世家列侯成功惟參擅其名尤思蜀都賦相如君平王褒揚雄當中葉而擅名

、題東谿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

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晶鹽齊賢曰漢書宣帝齊

杜陵太白傳曰晚如黃老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居焉陶潛門前有五柳因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北史魏太武與崔浩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八斛水精戎鹽一兩曰味御言若此鹽酒（士贇曰）青山在當塗縣南三十里寰宇記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于山南遺址猶存絕頂有謝公池唐天寶間改爲謝公山謝眺詩還望青山郭即此山下有青草市一名謝家市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

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齊賢曰）曹植洛神賦云踐遠遊之文履後漢志方山冠似進賢以五綵縠爲之左傳城濮之戰欒枝輿曳柴而僞遁注曰起塵詐爲衆走秦紀曰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士贇曰）揚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後漢王充荀淑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文中子曰自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褎衣博帶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躧履起迎又叔孫通傳曰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後起朝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眞鄙儒不通時變又宣帝紀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劉向七言曰揭來

歸耕亦自諫

懼讒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衆女妬蛾眉雙花竟春芳魏姝信鄭褎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一作損傷行將泣團扇戚戚愁人腸齊賢曰離騷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戰國策曰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褎知王之悅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愛之甚于王王曰婦人之所以侍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悅新人其愛之甚于寡人此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見王則以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何也褎曰其似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成帝初即位班婕妤選入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城舍後幸趙飛燕婕妤失寵擬古怨

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圓佀明月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士贇曰)二桃殺三士見二卷詩云巧言如簧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顔謝靈運詩慼慼物嘆

觀獵

太守耀清威。乘閒弄晩暉。江沙横獵騎。山火遶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兎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士贇曰)西都賦耀威靈而講武事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呉山曉。梅花落敬亭。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齊賢曰）涼州記咸寧中王[illegible]張駿得白玉笛楊
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
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敬亭山見前樂
書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律書樂圖云橫笛胡樂張
博望傳其法于西涼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
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嘗給邊將魏晉
以後二十八解不存所用者唯黃鶴嶺頭水出關入
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四曲
也傳毅曰闇君逐臣（士贇曰）太白放逐之餘睠戀
宗國之意隨寓而發觀此詩末三句槩可見矣

軍行

騮馬新跨（一作誇）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
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齊賢曰）毛詩注赤身黑鬣
曰騮西京雜記漢武時身
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爲勒白光琉璃
爲鞍（士贇曰）南都賦羣士放逐馳乎沙場蔡琰胡笳

曰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憂

從軍行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齊賢曰)薛收元經傳曰匈奴署各種為長有王號者十六等曰左右賢王太子為元餘四姓曰呼延氏十氏蘭氏喬氏呼延號曰逐世為輔相(士贇曰)隨來護傳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妾寵豈能專出解袜前帳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

(齊賢曰)古詩千里[illegible]
之遊好合纏綿(士贇曰)陸機詩悲情觸物感沈思鬱
纏綿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齊賢曰)玉笛見上李延年橫吹二十八解中有折楊柳一曲

嵩山採菖蒲者

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嵩嶽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來採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煙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齊賢曰)此篇是詠仙人王興詩語乃隱括其傳中事

神仙傳王興者城陽人居壺谷中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齋絜思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人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爲之采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不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隣里老小皆云世見之竟不知所之武帝葬茂陵士贇曰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峰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
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瑶琴餘韻度江去天涯安可尋

（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illegible]

山也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巳截竹吹之聲相似王子晉吹笙作鳳鳴（士贇曰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擊磬以爲官然能于琴

流夜郎聞酺不預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漢酺聞奏鈞天樂願得風吹到夜郎（齊賢曰西京賦北闕里第毛詩巳無太康光武紀大酺注漢律三人以上羣飲罰金四兩今恩賜得令聚會飲五日酺布也夜郎隸溱州魏明帝黃雀行百姓謳吟詠太康（士贇曰鈞天廣樂南冠君子並見前

放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霈然德澤開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

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齊賢曰)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選詩陽春布德澤日本國事見前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史記賈誼爲長沙王太傅三年爲鵩賦歲餘徵見文帝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士贇曰)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漢武帝時月支國使者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當知中國將有好道之君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廻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齊賢曰)成都記杜宇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勸人務農治郫城亦曰杜主至今蜀人將農必先祠杜宇時荊州人鼈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帝以

位禅馬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或云杜宇禅位于開明升西山隱時適三月子規鳥
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潤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今
江南處處有之
俗名映山紅

白田馬上聞鶯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
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繅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
悲一作嗟齊賢曰毛詩有鳴倉庚注倉
庚離黃也亦作鸝泮水詩云食我桑椹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

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齊賢曰）右無此体自太白始（士贇曰）曹植詩天高秋月明聚散成分離南史四王傳曰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傅玄詩落葉隨風摧莊子曰禍福相倚聚散以成石從詩遠嫁難爲情

雜詩

白日與明月晝夜尚（一作常）不閑況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注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齊賢曰）史記三神山在渤海中淮南子曰增城九重珠樹玉樹在其西（士贇曰）毛詩悠悠南行鮑照詩悠悠世中人又霞霧好登攀[illegible]

閨情

寄遠十二首

三鳥別王母銜書來見過腸斷若剪絃其如愁思何遙知玉牕裏纖手弄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寫水山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爲誰多

齊賢曰三青鳥王母使也事見前古詩纖纖出素手樂書曰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操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關雲和五等而已毛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注蔦寄生也女蘿兎絲松蘿也

其二

青樓何所在乃在碧雲中寶鏡挂秋水一作月羅衣輕

春風新粧坐落日悵望金（一作錦）屏空念此（一作剪綵）送短書願因雙飛鴻（齊賢曰曹植詩青樓臨大路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又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鴻士贇曰江淹詩悵望陽臺雲）

其三

本作一行書殷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瑶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顔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離居（一作君）經三春桃李今若爲當憁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紅芳待（齊賢曰後漢循吏傳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楚詞望瑶臺之偃蹇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顔楚詞折[illegible]

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曹植詩顧盼遺光彩

其四

玉筯落春鏡坐愁湖陽水聞與陰麗華風煙接鄰里
青春已復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
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齊賢曰玉筯淚也胡陽後漢南陽郡光武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嘆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巫山陽臺事見前）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淥江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
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

〔齊賢曰〕韓詩搔首踟躕〔士贇曰〕魏文帝詩迴頭四顧望眼中無故人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一作陰雲隔楚水轉蓬落渭河）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一作定饒珠江濵）遙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齊賢曰〕陽臺事見前楚詞志浩蕩而傷懷〔士贇曰〕曹植詩相思無終極楚詞心飛揚兮浩蕩神女賦燁乎如花温乎如瑩

其七

妾在春陵東。君居漢江島。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作日昌采靡靡）一爲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

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齊賢曰）……陵漢江見前法華經云佛言舍利佛汝于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花光王仲宣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士贇曰）楚詞秋草榮而將實謝瞻詩開軒滅華燭古詩被服羅衣裳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坐思行歎成楚越。春風玉顏畏銷歇。碧牕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齊賢曰）阮籍詩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古樂府金瓶素綆汲寒漿（士贇曰）蜀志費禕傳諸

葛亮與孟達書曰承知消息慨然永嘆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又容華坐消歇

其九

長短春草綠綠階如有情卷施心獨苦抽却死還生覩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閑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

齊賢曰卷施即本草葈耳注曰蒼耳士贇曰晉載記王猛將行告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詩云采采芣苡薄言采之薄言掇之

其十

魯縞如玉霜筆題月氏書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行數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見之開緘淚相續

淚盡恨轉深千里同此心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

[齊賢曰]韓安國傳云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後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其餘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楚詞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陸德明音義曰曲禮者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

陸機詩引領望天末

其十一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一作更不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一作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

[士贇曰]楚詞滿堂兮美人古詩

空牀難獨守又三歲字不滅陶潛賦承華首之餘香毛詩子寧不來又白露爲霜曹植詩相思無終極江淹賦春宮閟此青苔色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色可飡兮難再得憐君氷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爲别使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絶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陽臺齊賢曰西京雜記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

皇后其女弟照儀遺飛燕鴛鴦被古詩盈盈一水間
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高唐賦序曰妾巫山之
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贇
曰〕漢書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江淹賦水華玉儀仙
藻靈艷毛詩錦衾爛兮阮籍詩婉孌有芬芳注曰婉
孌存思貌顏延年
詩明發動愁心

長信宮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
更有歡娛處一作别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
坐怨秋風〔齊賢曰〕西都賦昭陽特盛隆乎孝成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後
漢梁皇后傳注漢儀帝祖母稱長信宮籍田賦天子
御玉輦趙飛燕事見前班婕妤帝初立選入後宮爲

婕妤居增城舍後飛燕寵盛婕妤失寵作怨歌行曰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揺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士贇曰〕隋煬帝侯夫人詩庭絶玉輦跡芳草漸成窠

長門怨二首

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士贇曰〕詩云熠燿宵行注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物家無人則然今人感思室中久無人故有此物是不足畏乃可以爲憂思詩人下字必有來處則無人家非泛然而言者也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黄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

上獨照長門宮裏人 門賦曰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

夜于洞房士贇曰鮑照詩平野起秋塵二詩皆隱括漢武陳皇后事以比玄宗王后其意微而婉矣其事見二卷註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 齊賢曰曹植詩白馬飾金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古詩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士贇曰古傷歌行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

代贈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由來多感激

胡馬西北馳香鬉搖綠絲鳴鞭從此去逐虜蕩邊陲昔去有好言不言久離別燕支多美女走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玉筯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書腸隨回文結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手跡自此滅齊賢曰唐幽州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易州易縣有易水燕太子丹送荆軻處曹植詩白馬飾金羈聯翩西北馳閼氏山事見前班婕妤詩恩情中道絕選詩謬通金閨籍竇滔爲符堅秦州刺史被徙流沙妻蘇若蘭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士贇曰易云其所由來者漸矣鮑照詩鳴鞭乘北風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江淹詩雨絕無還雲劉向新序曰宋王

陌上贈美人（在第三此是第二篇）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士贇曰）詩云彼美人兮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

閨情

流水去絶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去棄妾漁陽間玉筯夜垂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齊賢曰）黃鳥及織錦見前（士贇曰）江淹別賦一去絶國詎相見期蘇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久遠別離各在天一方此篇是詠竇滔妻蘇氏若蘭錦

織作回文詩寄夫事詳見前詩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摇春光。我悅子容艷。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齊賢曰吳都賦南榴之木相思樹也士贇曰東漢書何進傳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楚詞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代秋情

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穭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

白露滋螢火清霜凌兔絲空掩紫羅袂（一作坐閨掩羅袂）長啼無盡時（齊賢曰）穭自生稻本草鳧葵生水中爾雅云莃兔葵頭似葵而小葉狀似藜有毛抱朴子曰兔絲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則絲不生于上土贊曰張景陽詩寒蟬無餘音毛詩白露爲霜又熠燿宵行注曰燿燿燐也燐螢火也

對酒（螢）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奈君何（齊賢曰）扶風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遺張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齊神武宴僚屬于坐失金叵羅竇

太令飲酒者皆脫帽于功曹祖挺髻中得之(士贇曰漢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鮑照詩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光華蒲蔔之錦衾史項羽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由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齊賢曰金屋貯阿嬌事見上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晉載記符堅自平諸國遂示人以修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士贇曰江淹詩兎絲及水萍所託終不移古樂府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illegible]織縑故人工織素

揔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江淹詩玉臺生綢繆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貞心比古松

(齊賢曰)玉臺新詠焦仲卿詩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爾雅云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士贇曰)魯秋胡婦事見前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士贇曰】江總應詔詩玉桶珠簾金刻鳳雕梁繡柱玉盤螭

代寄情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一去已遠隔巫山綠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怳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却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雨絕夢雖往而交疎横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為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齊賢曰】巫山見前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高門結

王贊曰魏文帝詩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楚詞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瞻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旣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詩云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楚詞望夫君兮不來又羌愈思兮愁人又朝馳余馬兮江皐子虛賦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楚詞惆悵兮而私自憐古詩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又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莊子親交益疎横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嵇康詩目送飛鴻楚詞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毛詩度其夕陽注曰山西曰夕陽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

白雁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難離羣
離羣心斷絶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
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齊賢曰）西都賦右界褒斜隴首之險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繫帛書禮記離羣索居陸機詩蘋以春暉（士贇曰）隴頭水事見前潘岳哀永逝文視天日兮蒼茫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楚詞願寄言于浮雲又形穆穆以浸遠離人羣而遁逸謝靈運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嘆鮑照詩苦哉遠征人毛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思邊　一作春怨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

君西山白雲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
可聞（齊賢曰張景陽詩蝴蝶飛南園玉關事見前 士贇曰晉書志秦雲如行人）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
力笑倚東窻白玉牀（齊賢曰越絕書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越句踐得諸曁採薪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又曰初闔閭起臺于姑蘇山去國三十五里夫差高而飾之橫亘五里宮妓千人立春宵宮為長夜飲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世本曰紂為玉牀西京雜記昭陽殿設玉牀）

折荷有贈

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

佳人綵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悵望涼風前

（士贇曰）江淹詩涉江採芙蓉又蕩漾不可期又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

代美人愁鏡二首

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拂拭交冰月光輝何清圓

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鉛粉坐相誤照來空悽然

（齊賢曰）神異經有夫婦相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為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神秀師偈曰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世說注溫嶠為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

其二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拂明月為惜普照之餘輝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獨絕藁砧一別若箭弦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却妾心斷玉筯并墮菱花前齊賢曰唐記云天寶三載五月初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元宗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才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玄冥至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欲為制之遂令玄冥入爐扃閉戶牖三日夜門開呂暉等搜覓已失所在鏡爐前獲書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特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異苑罽賓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懸鏡照之覩影悲鳴當日一奮而絕

吳兢解題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砧䂕也夫出月半缺當還玉筯淚也菱花鏡也（士贇曰）三輔決録辛繕曰多青色者鸞爲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齊賢曰）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謝玄暉詩坐昔紅妝變（士贇曰）鮑照詩惆悵憶情親陶淵明詩綠酒開芳顏

別内赴徵三首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齊賢曰）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

望夫山臨江周迴五十里

其二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齊賢曰漢表丞相太尉太傅皆金印紫綬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去秦而歸形容枯槁面目黧黑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

其三

翡翠爲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齊賢曰戰國策朝出而不歸則吾倚門而望楚關西昭武關在

楚西界者

秋浦寄內

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倦水宿卻寄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疎紅顏愁落日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

齊賢曰唐江州尋陽郡同安志云大雷口去舒州皇江縣三十里秋浦梁孝王東苑並見前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上錦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士贇曰天大雷書是用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事按晉書曰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濺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衣食貧辛波路

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

自代內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絶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

別來門前草秋巷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跡

鳴鳳始何得雄鸞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

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

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有舊歌管淒清聞四鄰

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

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廻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

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齊賢曰張升與任堅書曰曰纏綿恩好虔蹈高蹤陸機詩疇昔之遊好合纏綿楚辭春草生兮萋萋大樓山隷宣城秋浦梁苑陽臺行雨事並見前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度曲事見前唐宣室志元宗夢仙子數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執樂器奏之樂闋衆仙子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任彥升詩徒想平生人秦吉了出邕及古城即結遼烏能言勝于鸜鵒黑色兩眉獨黃(士贇曰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毛詩錦衾爛兮陸雲詩彷彿眼中人楚詞形容憔悴顏色枯槁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霜凋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廓婉婉綠紅潛

胡燕別主人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

豈不戀華屋終然謝珠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

寄書道中歎淚下不能緘（齊賢曰）江淹詩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栢西岳出魯陽廣記曰胡燕胷斑聲小謝靈運詩終然謝天伐（士贇曰）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江淹詩殺氣起嚴霜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皥注曰少皥金天氏毛詩箋曰回首曰顧曹植詩生存華屋處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

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齊賢曰）本草雲母久服輕身延年生泰山山谷石楠生華陰山谷葉狀如枇杷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

其二

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鞭一本作不着鞭(齊賢曰)古詩云纖纖出素手郭璞詩駕鴻乘紫煙古白鴻頌曰矯翮紫烟屏風疊在廬山江淹詩乘鸞向烟霧

贈内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齊賢曰)後漢周澤爲太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太怒以爲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不齋醉如泥

在潯陽非所寄内

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

知登吳章嶺昔與死無分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

相見若悲歎哀聲那可聞〔齊賢曰〕論語子哭之慟蔡琰再嫁董祀時爲曹操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操請之時公卿名士滿堂操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公見之及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公曰文狀已去奈何姬曰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公感其言追原祀罪

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疏。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齊賢曰〕唐夜郎隸溱州楚詞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士贇曰〕古詩同心而離居蔡琰胡笳曲第五拍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高飛兮邈難尋

空斷腸兮思惜惜攢眉向月兮
撫雅琴兮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越女詞五首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
(齊賢曰)長干見前(士贇曰)莊子曰眉目顏色之好

其二

吳兒多白皙好為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齊賢曰)毛詩揚且之皙兮注皙白皙招寬賦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左傳乘舟于囿蕩公

其三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齊賢曰)越州若耶溪徐浩𣇈爲五雲溪(士贇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漢武帝秋風詞簫鼓鳴兮發棹歌江賦嘆漁父之棹歌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

(齊賢曰)唐婺州東陽郡越州會稽郡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齊賢曰)明皇賜賀知章鏡湖剡溪一曲

浣紗石上女

玉面耶溪女青娥紅粉粧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齊賢曰公羊春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士贇曰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曜青娥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示金陵子 一作金陵子詞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窻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度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

齊賢曰漢書注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歌猶言吳歈越吟哇機稚能吳語吳兒聞之皆起婦思士贇曰毛詩攜手同行謝安石攜妓遊東

事見前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士贇曰陸機詩京洛多風塵餘事並見前

其二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有奈愁何

士贇曰毛詩南國之紀又今我不樂餘事並見前

其三

東道煙霞主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

齊賢曰左傳東道之不通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我亦為君飲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傾。齊賢曰簫史吹簫作鳳鳴　士贇曰史記陳軫曰莊舄不思越則楚聲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哀傷

哭晁卿行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

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士贇曰日本國蓬萊碧海蒼梧白雲等事並見前）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宣州

白楊雙行行白馬悲路傍晨興見曉月更似發雲陽
溧水通吳關逝川去未央故人萬化盡閉骨茅山岡
天上墜玉棺泉中掩龍章名飛日月上義與風雲翔
逸氣竟莫展英圖俄大傷楚國一老人來嗟龔勝亡
有言不可道雪泣憶蘭芳（齊賢曰陶潛挽歌白楊亦蕭蕭晉志庾亮弟鎮武昌出石頭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後薨于鎮及喪還都葬宣州江寧郡溧水縣秦淮所出至金陵入吳關直通于江南史陶弘景常曰句曲山下有一雲陽天名金陵

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餘度漢成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王喬為葉令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葬于城東土自成墳晉書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漢書龔勝死時年七十九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士贇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毛詩夜未央魏文帝詩云眼中無故人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荀子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張衡[illegible]聲與風[illegible]澤與雲遊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其二

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

[?]脫劍挂向何枝好哭向茅山雖未擇一生淚盡丹陽道 齊賢曰左傳[?]死不及尸[?]生不及哀[?]士 贊曰陸機詩[?][?]吾何嘈嘈[?][?]挂劍徐君墓丹陽茅山[?][?]瓊並見前

其三

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内故人泣天涯弔鶴來未成霖雨用先失濟川材一罷廣陵散鳴琴更不開 齊賢曰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太尉王衍也陶侃母死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嵇[?][?]臨刑曰廣陵散于兹絶矣

哭宣城善釀紀叟

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

一作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黃泉下還應醸大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齊賢曰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宣城哭蔣徵君華

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安得相如草空餘封禪文池臺空有月詞賦舊凌雲獨挂延陵劍千秋在古墳

齊賢曰敬亭山隸宣城世説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漢書相如家居[illegible]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至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曰長卿未嘗有書也

書[illegible]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illegible]卷書曰有使

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忠[illegible]馬天子異之

相如奏[illegible]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然有[illegible]雲氣遊天地

之間意(王贊曰)桓譚新論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

[illegible]池又已平

挂劍事見前





